

鳳浩通義前序

上行下效謂之鳳衆心安定謂之倍
移鳳易俗在則心止則書此應劭鳳
倍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
著述多引以爲證今罕見全本錫學
比刊白虎通云鳳俗通文體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橫經錫守劉



平父六見以此勉之遂繡梓于學客
有目錫以來后衛廣文此意激乎跋
語余深嘉文教以浹洽異書迭出可
嘉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
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龍水
監李果題

大德新刊校了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
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
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
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
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
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

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

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

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
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
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
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
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
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
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於
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風俗通義目錄

漢太山太守應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素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

司馬穎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穎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儂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填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箛

篪

簫

籟

菝

菝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茨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媵

臘

祖

楔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恠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浚適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云者多有見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多狗作變恠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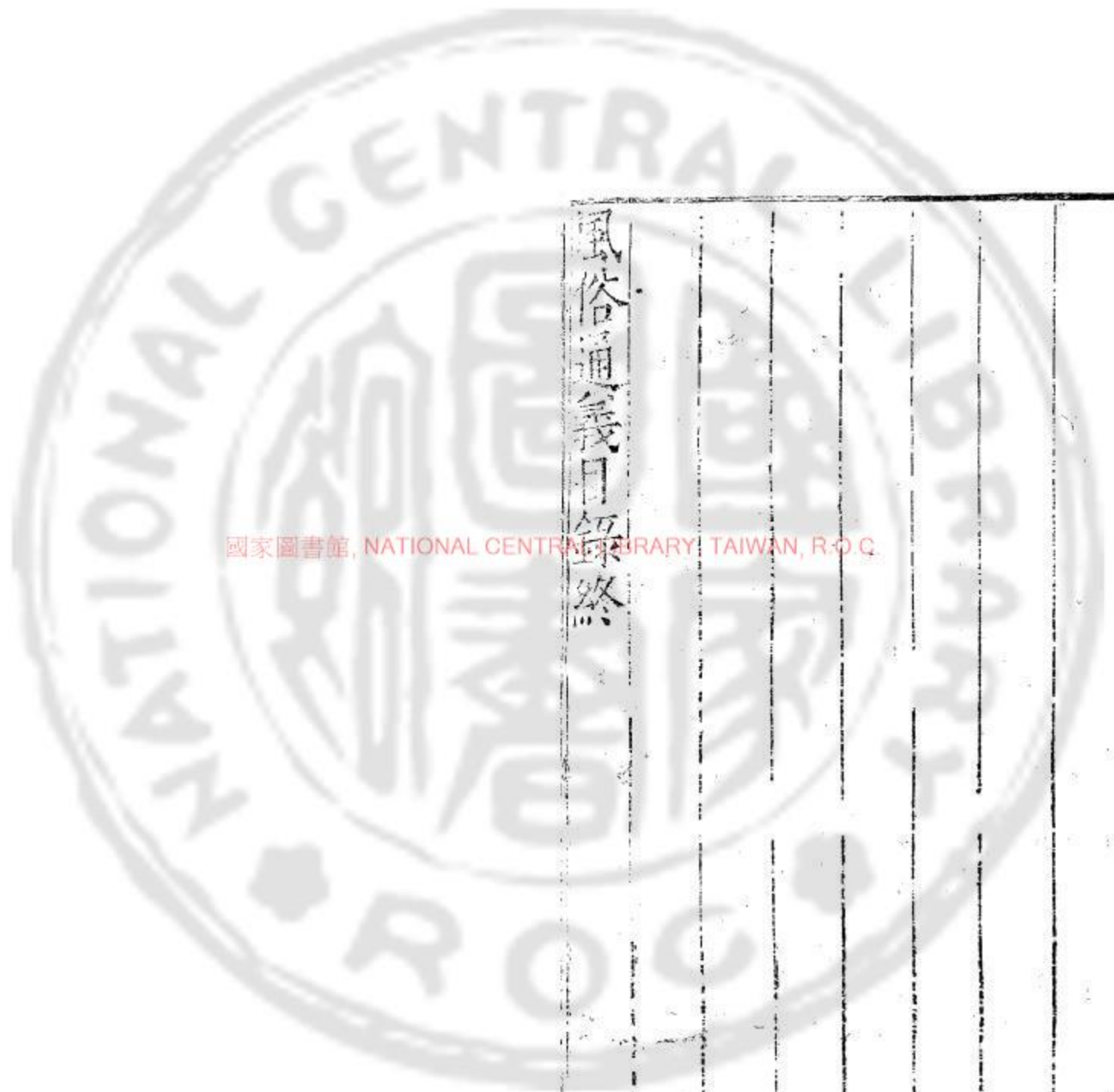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Y, R.O.C.



風俗通義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通義

五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
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木冥
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
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
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
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哭於
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
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
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
乘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
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
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
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
燧人神農伏羲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
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

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鑿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
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
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
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
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
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
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粢䟽故託農
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慈也嚳者考

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
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寂
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
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
尚書說文王作罰利茲無赦詩說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
王萬國作孚春秋詩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
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勝設逼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
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
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
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
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
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
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

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改制不知名
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
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
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成
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
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
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

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
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
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
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
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
聘之禮納襄荊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
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
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
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達黃髮之計而遇殺
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

鳥之所爲作故諡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
慕名而不綜實六鵬五石先著其異覆軍
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
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
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與微繼絕尊事王室
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
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
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
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
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
衛復兵不救須臾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
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
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
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
反譬若循連鑠順鼎耳竊則反不終則復
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
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
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

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
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
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
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
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
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
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
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
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
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
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
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
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
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筆齊晉崎
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
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
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
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
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

在嬰之義爲晉各卿定天所相其四代始
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
安爲秦所滅 魏之元畢公高之後也畢
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
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
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
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氏諸侯曰萬民今名
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
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
王爲御驂騶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
徐偃王曰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
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
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大夫皆懼呼豎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
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同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右也董安子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

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

伯攻襄子襄子奔之無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旣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格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

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伐南并知山遂祀二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 列王遠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燔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
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
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
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
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
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
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
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
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

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仁建共者客耶疾
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
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受尊爵重寶以致
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竇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列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壓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

禮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
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
矣

風俗通義自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
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
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
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
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
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
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
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
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
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
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
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
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
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漑汲
於外及自穿井言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
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
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
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
用者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
侯即没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
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
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
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
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
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
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
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
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乎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
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
丈二赤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
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
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
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
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
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
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

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
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
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
予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
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
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書有白雲起

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
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
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
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
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没石乃止暴病而死
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没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
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
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剋

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王牋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古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鳧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王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守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

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
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
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
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
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
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
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
爲處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
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
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
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
候望近太史寺公承躬親靈臺位國之陽
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
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
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
屬八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
言能致此端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
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遜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述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

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
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
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
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
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
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
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即位就
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
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

采畫華榱壁

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

可以書囊爲

奢儉好醜不相副倅又文

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
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
孝景二年四月二十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
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
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
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
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

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旌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

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之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平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雪如桃李深者厚

二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不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夫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句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之過卽署問中郎馮唐以趙

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

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
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
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
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
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
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
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
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劉襲氈
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
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
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
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
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
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
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
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

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
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
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
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
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
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
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
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
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
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元嫂年十三學書十
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
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
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
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

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竒言恠語付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恠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壘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

百姓背叛形廟春秋無將而必誅安罪
重於將反示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
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
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
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
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
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
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反遷

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
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
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
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
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
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
王安銳精黃白度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
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

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
繫須冬獄兇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
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
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
詔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
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惟之
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
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訛以陷穽後太守宋均
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淵
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
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
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
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
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
南仲闕如孝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

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擢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教與允懿於下豈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

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
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
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
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
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
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
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
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服中生子而
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
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
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室父母服中子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
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
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
政宜有異乎荅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
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里超然遠
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既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
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
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
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
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生第二

風俗通義衍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跋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矣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

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
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
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三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
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
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
路之人而定者世間共傳丁一刻木而事
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
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
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
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
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
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
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
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
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
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
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
年服食禱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
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室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
已澄灑酒以祭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
垂統傳重其分恩篤勤至矣且烏獸之微

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
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游獵
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
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
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
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
水投吊書曰闡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
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
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
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

單于歎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心過於
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
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
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
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
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
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
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也

尚有回翔之思喟喟之痛何有死喪之感
終始永絕而曾無側容同當內崩傷外自
矜飭此為矯情為之至山俚語婦死腹悲
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以與此何禮也豈
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
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
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工公諸子魏杖亦
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仕伯康少服職事
號為敏達為侍御父與長樂少府黃

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
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
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
於澗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一
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
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
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以朝廷尚書也凡
是矣謂付守其親民耕 耶今匡與瓊其
辭省寃疑和解

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官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
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
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些昱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
非一然荀些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各位
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
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
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

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晏慈復
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
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
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
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
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
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祿愆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縞冠幘袍單
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
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 宵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
臣吏者也子衡 師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
其身翩祖位則 丘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
人倫為之節文 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
嶽一郡朦朦焉 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兄子
臯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
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
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

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士相見之禮贄用脍雉受而不拒而交荅
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
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
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
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
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
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
兄禮事之伯臥床正敬寢下小榻言
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
中亦教授坐養盤桓伯大爲議郎益
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行行闇闇各長
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肉之屬坐作鬼
恠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
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
而弃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窟深山樂天知
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
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
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
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
徒椽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
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
母念時時往視之子亦不得見復踰
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
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
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
論若異域下牀門一遠於愛敬者矣祖載
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
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
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訖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姪姪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老乎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旣葬負笏舁涉齋一盤醪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病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謂其言訖便去

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旣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醪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

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歛臨饗

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
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
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
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
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
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
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
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
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
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
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
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歛甚慙

謹按禮記有五風爲上猶爲下故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
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
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
觥彊歛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
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

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明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捨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况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琦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于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忱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沉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意

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亨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闕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刃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毋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
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
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
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
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
始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差不智而兩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
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
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
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
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
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
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
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
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宅事去南陽疾惡殺

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
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
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
素爲官速務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賊
狀以時列圖文王曰具不暇食周公坐而
俟旦且非爲已私乎公也何有忘百姓塗
炭之急便廼九也又之問乎鮑宣州牧
行部多宿下亭舉劾以爲輕威捐命
坐之刑黜今茂汝并天常進止由已孰使
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
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
位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
上郡太守王曼物故規素縞到下亭
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
及舉奏荅曰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
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

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眙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第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闕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弟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不可得唯

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
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揚憚
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成
抑驕侵也規顧第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
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
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
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

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
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
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
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
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
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
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
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
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

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
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
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
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
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
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
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

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之恩義經傳
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
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
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
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躡宅而居之分
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
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
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
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

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中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尸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

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

服竟讓財與兄將

妻子出客舍中

池田以耕種爲

上計史獨車載衣

具表汝南太守上

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第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

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
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
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
兒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
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
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
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

為高唐人密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
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
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
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
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
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
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
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太將軍梁冀從
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

蒲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
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
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
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
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
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
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
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
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履不入將上堂聲必

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
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
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
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
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
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
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
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
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俗語義我過舉第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一

三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
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
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
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本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
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卑以百乘扈徒步
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憚願闔踰墻而遁
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荅求入而墮零端

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
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
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對曰十
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
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
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
偉之州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
委質通明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
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

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
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察號爲
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耻越賢
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
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
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寤夜
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

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一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乘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醪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

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醴粥不瞻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士退
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
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
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

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一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
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
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
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
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抗爽

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擊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累寧旣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身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

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雷用其人
石磻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
絕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
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歎
其子羹文侯吐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麇猶不忍况第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
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柯祈武興泰山太守
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
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二者二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嚮盛孔叔留隨轎輅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祭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富必勤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豈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

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
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
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
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憾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
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
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吏絕紹又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

無所 死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
枉焉 止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 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
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
名與君事不得自効暫以家急假太守季
崇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
遣時公素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

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入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
校尉薛丞君草為戶曹史太守公孫
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
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
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
肺腑過闡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
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
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
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辭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

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寒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
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
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
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
思義豈不綽綽乎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虛以逞民心怨痛德薄
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无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
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
冢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
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
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
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
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
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三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
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
耳聾目眩守虛隋越自分奄忽填壑
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
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
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
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
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
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
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
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
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
曰天乘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
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
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
再見誠切恠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
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

曰雖明天子災惑必謀禍福之徵慎
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災
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
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
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二今變異
屢臻此天以佑功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
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
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

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榮
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
日書曰天威棐謏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
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一萌
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
覽俵表嘉其忠謹俵目數病手能細

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俵
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
病朱佞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
縫時闕又佞年且九十足以僭愾義當自
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
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
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一文辭何爲
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
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
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荅問而已
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
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
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
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
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

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
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蟻
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
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勲賢
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
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
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人情所有度不爲闕既不善是
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是甚悅服

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弟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
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
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整坐謝負而多伐
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詩云鐘鼓鐃鐃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
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
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
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
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
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
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

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蔚之鳴其雄鳴爲六鷓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

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

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墳一作燠者
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詩云天之誘民如墳如篴墳燒上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鞀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

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瑟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鷄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十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
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
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
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
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
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
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
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
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
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
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
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
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
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

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十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

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窮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子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

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曠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

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見人有識者
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
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
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
中於是遂誅

正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
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
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
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蔣相
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
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
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
如張目叱之皆一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
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
也

笛
籥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

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羗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羗起羗人伐竹木及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樞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扯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

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借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

也

簾籟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簾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簾

簾

謹按尚書舜作簾詔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紉

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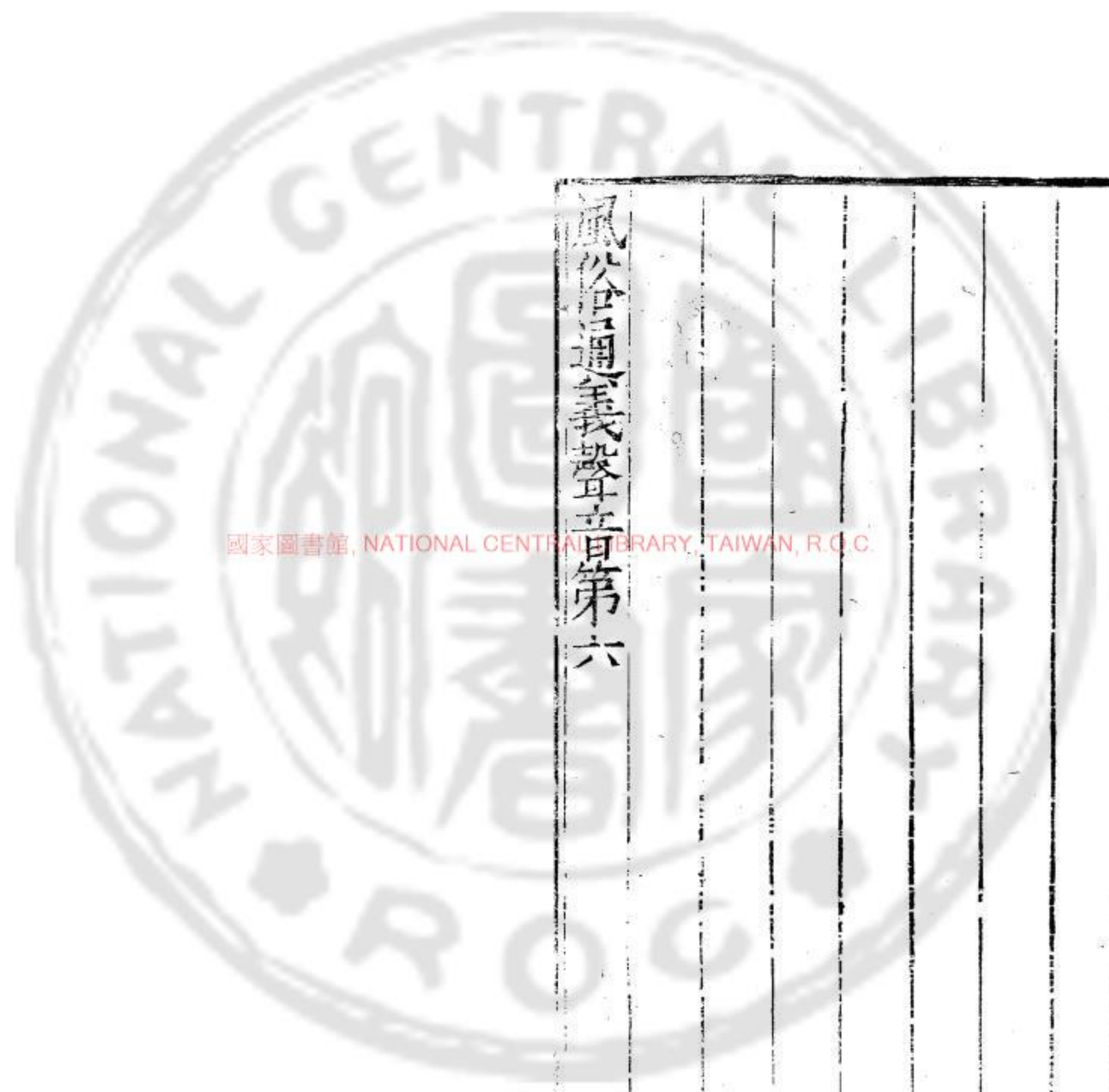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籟也菰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籟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五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
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
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
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
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
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
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
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

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
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
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儻未嘗絕音蓋
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
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
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
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
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

肖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
公得之昔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
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
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
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
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
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
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

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
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
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
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
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况齊威宣王之時
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
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
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
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
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
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
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
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
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
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
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
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
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

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士又小
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生稱其功後客或謂
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
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
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
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
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
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
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
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
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
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
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
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
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
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
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
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
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閼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候羸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間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

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
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
故徃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
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惠之
乃晨早食食時信徃不爲具食信亦知意
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
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天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交麗好帶長劍怯

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
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
去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
食母手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
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
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
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
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

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

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

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
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
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
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
矩素直亮衆談同愁異亦舉寤轉薄爲厚
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
國光鎮玉都斬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
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
著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
舍中諸生曰今君所甚沈結困無醫醫師聞

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
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
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
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駟
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
収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
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
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
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

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
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
對悲喜宿止侍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
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
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
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
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些淺薄流聞
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元
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率徵以
非身中賊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
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
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
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饋異
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徃便原除不
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
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

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
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
諸生人客皆馱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
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
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
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
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什平輿其
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
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輿亦

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
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乃不車即坐不
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
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
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
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
內望風草偃子輿以臆疾見彈埋於當世
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

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
彌已凋翫伐木有烏鳴之刺谷風有弃予
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逐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
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况容
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
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
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
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成歸
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疆秦獨善其身續述篇
籍乘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
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俗通義館通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論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

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
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
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
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
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

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
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
耨以給宗廟采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
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遍
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
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
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二有子曰勾龍佐

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三郊文公用緇

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籩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所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

竈神

禮記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與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柝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祠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艾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

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
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
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異
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
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
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
於濇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
八月天霖雨濇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
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

木也削子一爲人降雨下濇水至決子而
汎汎將何知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
而入之則不知其可也管乃止春秋左氏
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
親遜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遜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刻先被殯楚人弗禁既
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深山窮谷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
藜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

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交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疴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

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舊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

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芃檇檇薪之標之周禮標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標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

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
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名之爲部矣

數

謹按爾雅數者澤也數之爲言厚也草木
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
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
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
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
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
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
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

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
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秦陸
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
其一數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遁逃淵藪
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
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
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
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

風俗通義惟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岳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爲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莖不從桑林之崇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甲也惟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

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臆
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
穀長如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
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
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
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子
之祖父邾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
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

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
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
愈後邾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
畏此蛇蛇入腹中邾還聽事思惟良久顧
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
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
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
夷憚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
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
二日闔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
闔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
夢者立於闔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日曷
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闔不勝恐必
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
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
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
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

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
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
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
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
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
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
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
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

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太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鄆邑鄉

亭聚落皆爲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廩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詿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一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

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
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
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懲昔仲尼不
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鉅生有
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
哉莫之徵耳今條尤禁申約吏民爲陳利
害其有犯者便収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
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
室獨見先識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
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
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
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
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

九江逡適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
爲取公姬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

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

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諛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向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

遂斷无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覓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惟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双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惟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

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漑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

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二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頓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人年亦自歌咏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盞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幻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徃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

新從聳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
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
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
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恠惘良久
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
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
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
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
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田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豈王於

鍋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
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
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螫癥尚能病人人
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
其胃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
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
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
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見婦女

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
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
是三四家益獸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
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惟朴殺之以血塗
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
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
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
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犬驚時復云誤

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煮炙人家益
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
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
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
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恠
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
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
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
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

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
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
修宮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
孤犧牲瘼蠶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
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悖尅罪
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
天殺蛇曰何故富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
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重仲舒數以
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
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恠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
作食設按欵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
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簾中起衣物
燒盡而簾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
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孩年三四
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
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

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
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
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
亡其厲狀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
時頗已有恠物其後郡待奉掾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
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
微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
上樓與婦人棲宿天明發去亭卒上樓掃

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
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
亡以夜臨殞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
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
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
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
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
日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
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



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
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
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
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幘冠之窻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
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
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
正赤畧無衣手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
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
陽長楚辭云鱉令屍亡沂江而上到暗山

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
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
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恠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臨令家
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
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
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
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孰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交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緇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性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恠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斧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十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聞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収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化雖鞋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

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蹶踏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此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

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惟神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
惟泰山平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
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
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
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
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
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

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
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
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
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
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
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
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

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埵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

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瀕流互徼外嶧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一

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齊者
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
之士往而不能反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
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
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邠因待祀之行
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
有表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
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
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
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
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
京北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

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
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
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殺在弘農
澠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
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
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
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
皆山棲巢居以避六害禹決江疏河民乃
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
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
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
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
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
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
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

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

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

沛

謹按向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太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卓

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漑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漑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鄭白渠起後舉錡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塗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稷黍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

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終